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膳錄舉人臣唐燦

膳錄監生臣朱邦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三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二

張邵

子敷

孫沖

兄子暢

暢子融

融弟寶積

徐文伯

文伯從弟嗣伯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為晉琅邪內史王

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

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桓

玄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荅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宋武帝討桓玄邵白敞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為吳郡太守及王謐為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未反奔散之

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重  
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  
州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各條倉庫及  
舟船人領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即至怪問  
其速諸曹荅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  
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  
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  
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

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為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恒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放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

年世子改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文帝為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為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為刺史將署府邵以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為政要從之荊州刺史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為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

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  
脩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浙二州蠻屬為寇  
邵誘其帥竝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悉禽既失  
信羣蠻所在竝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  
還都羣蠻欲斷取之會蠕蠕國獻使下蠻以為是敷因  
掠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為  
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畜取賊  
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為吳興太守



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蓆席為  
輜車諸子從焉長子敷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  
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  
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  
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  
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  
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

千里駒也以為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  
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  
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  
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員  
中書郎敷小名檀父邵小名黎文帝戲之曰檀何如黎  
荅曰黎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赧  
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赧曰彼若不相容接  
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曰吾等竝已員外郎矣何憂

不得共坐數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數呼  
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  
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  
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  
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  
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  
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  
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暮而卒孝武即位詔旌其孝

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敷弟東襲父封位通  
直郎東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為輔國將軍孝武至新  
亭東出奔墜淮而死子式嗣弟沖

沖字思約出繼伯父敷沖母戴顓女有儀範張氏內取  
則焉沖少有至性隨從叔永為將帥除盱台太守永征  
彭城遇寒軍人足脛凍斲者十七八沖足指皆墮齊永  
明八年為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沖父初卒遺命  
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國取

果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為南  
兖州刺史遷司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遷沖南兖州  
刺史竝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寅還都以沖為  
舒州刺史一歲之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  
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沖確然不  
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  
運送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  
停住夏首浦聞梁武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

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  
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  
先帝厚澤陰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沖深相  
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  
寄援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圍魯山城遣軍主  
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沖中兵叅軍陳光靜等間出擊  
之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  
而卒元嗣榮伯與沖子攷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

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  
經畧唯迎蔣子文及蘇侯神日禺中於州聽上祀以求  
福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巡行旦日輒  
復如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  
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  
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攷為書與梁武帝沖故吏青州  
中從事房長瑜謂攷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愈松竹郎  
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

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沖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暢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為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酖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為後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為論者所美弟牧嘗為獬犬所傷醫



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  
即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沛  
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  
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  
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  
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  
營為函箱陳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  
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

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暢  
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  
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  
動腳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  
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  
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污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  
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得至仍登城南  
亞父冢於戲馬臺立壇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

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荅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柑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粽南土所珍太

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為  
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  
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  
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  
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苦欲遣信  
當為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  
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  
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

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  
徐實為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  
送羶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  
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  
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  
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  
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  
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

使僮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  
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  
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  
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  
所求義恭又餉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  
須黃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  
便乏故不復重付太武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  
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為著屨

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太武又遣就二王偕瑩侯琵琶箏笛等器及棊子孝伯辭辭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

不矚目見者皆願為盡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豐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為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人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



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  
歸為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  
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上輿玄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  
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都下廷尉尋見原起為都  
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宴朝賢暢  
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  
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閭  
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為元凶司空義師

至新林門生皆逝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閣故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為會稽太守卒謚曰宣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召拜為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偽政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為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

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左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  
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拜坐免官  
禁錮起為光祿勳臨川內史後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  
敗見殺淹弟融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  
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為宋新安王子鸞  
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  
觀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觀百錢帝不悅曰

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  
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  
及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  
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  
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者哉  
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顗  
之顗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  
注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

後所足也。顗之與融兄有恩，好顗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守卞展善，展於嶺南為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與秀才對策中第，為尚書殿中郎，不就，改為儀曹郎。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為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劭戰死，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劭見從，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見宰殺，回車徑

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友融父暢為丞相長史義宣  
事難暢將為王玄謨所殺時玄謨子瞻為南陽王長史  
融啟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  
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常  
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  
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  
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  
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

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辨  
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  
頓弱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  
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辟齊太傅掾  
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為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敷  
以來並以理音辭脩儀範為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  
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

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為  
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  
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  
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  
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帝出  
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  
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  
何意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



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  
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  
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  
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歎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  
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令君為趨士豈不善乎常歎  
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  
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  
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

為異如此又為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  
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敕朝臣集聽融  
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  
人哉為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形貌短醜  
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太  
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  
何處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  
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後

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  
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嘖臧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  
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  
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  
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為有  
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為諸暨令  
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  
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

履為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為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旒

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覓曰吾生平所善自  
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  
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遣還家曰吾生平  
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  
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為問  
律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  
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  
當其有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

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變變而屢奇豈吾天挺蓋不隕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為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王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第六弟寶積建武中出為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瀹何點陸惠曉孔珪集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

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並第五寶  
積永元中為湘州行事蕭穎胄於江陵乘輿與詣穎胄  
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荅曰本朝危亂四海橫流  
既不能為比干之死實未忍為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  
胄深以為善即用為相府諮議後位御史中丞融與東  
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  
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齏與之曰  
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聞之乃扁鵲鏡

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  
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  
姓某家在東陽患胛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  
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  
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  
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  
道度有腳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為諸皇子  
療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



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肩圍  
碁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  
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  
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  
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澈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  
及且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荅曰  
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  
恥之文伯為効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

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為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胷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為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

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  
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  
言多為貴遊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  
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嗣伯字叔紹亦有  
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為臨川王映所重時  
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  
常複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瀕以水發之非冬月  
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

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  
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撻之又盡水百斛  
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  
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  
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常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  
差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  
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  
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

曰此石蛭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蛭蟲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荅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投之鬼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蛭者久蛭也醫療既癖蛭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

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笄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

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先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徐氏妙理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鵲何以加茲融與文伯款好故附之云爾

南史卷三十二



南史卷三十二考證

張邵傳初為晉瑯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監本脫第二誕字今从晉書增正

張敷傳植何如梨○何監本作可今从閣本

其自標遇如此○標一本作寵誤

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冀監本訛異今改从閣本

張暢傳義恭又餉炬燭十挺○十一本作千今从魏書

張融傳出為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後監本訛  
夜今改正

後以示鎮軍將軍顧顗之○顗一本作覲

顗之與融兄有恩好顗之卒融身負墳土○監本脫兩  
之字今从齊書增入

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願監本訛應今从閣本

南史卷三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三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三

范泰

子曄

荀伯子

族子萬秋

徐廣

郝紹  
廣兄子詒

鄭鮮之

裴松之

孫昭明  
曾孫子野

何承天

曾孫遜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

史父寧豫章太守並有名前代泰初為太學博士外弟  
荊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  
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誠其言甚切忱嗟  
歎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范泰何如  
謝邕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  
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  
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  
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

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為驃騎諮議參軍  
遷中書郎時會稽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倣不復  
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言以為非宜元顯不納以父憂  
去職襲爵遂鄉侯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  
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淮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  
無禮泰坐廢徙丹徒宋武帝義旗建累遷黃門侍郎御  
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為東陽太守歷侍  
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武帝嘗從容

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一流人也徙為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文帝及道規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為嗣武帝以道規素愛文帝又令居重及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文帝泰議以為禮無二主由是文帝還本屬後加散騎常侍為尚書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武帝還彭城與泰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公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之然短於為政故不

得在政事官武帝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  
上表陳獎進之道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  
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又諫曰臣聞為國拯弊莫  
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人貧而國富本不足  
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  
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  
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  
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人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

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  
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  
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  
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鐘律所通  
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寶冠衆瑞晉鐸呈象亦  
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  
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  
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之道探



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景平初加位特進  
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恭上封事  
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美之傳亮等與恭素  
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恭謂所親曰吾觀古今  
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  
二年恭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獎勸拜表遂輕舟遊  
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文帝不問時文  
帝雖當陽親覽而美之等猶執重權恭復上表論得失

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恭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腳疾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時事上每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處縣官多課人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又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晦婦女猶在上方匹婦一至亦能有所感激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恭謂弘曰彭城王帝之次第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

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有所勸誠泰  
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  
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  
洹精舍五年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  
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  
鐵今以此為報追贈車騎將軍諡曰宣侯第四子昱最  
知名

昱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頷為塼所傷故以塼為小字出

繼從伯弘之後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善為文章  
能隸書曉音律為祕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為征南大將  
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後為尚書吏部郎元嘉元  
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畢與司徒左  
西屬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  
為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  
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  
意焉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兄嵩為宜都太守嫡母

隨暈在官亡報之以疾暈不時奔赴及行又攜伎妾自  
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累  
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暈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  
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暈偽若不曉  
終不肯為上嘗宴飲歡適謂暈曰我欲歌卿可彈暈乃  
奉旨上歌既畢暈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從橫  
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知  
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

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畢志意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畢甥謝綜雅為畢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回畢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大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

何故不與丈人婚為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荅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為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畢又以此為怨畢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為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畢求解晚隙復敦往好畢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

況義康姦心疊跡彰著遐爾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為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既為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



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雖為舅甥  
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  
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畢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  
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為之耳有法畧道人先  
為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  
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畧罷  
道法畧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為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  
療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

嘗有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損因成周旋熙先以  
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為內應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  
靜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之  
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鉞袍  
段棊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采藻殺之湛之又謂畢等  
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款密二人並受大將軍眷  
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  
置湛之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畢中軍將軍南徐州刺

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為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既為大事宜湏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鐸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晷等期以其日為亂許耀侍上扣刀以目華晷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

名手迹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畢不首上頻使窮詰乃  
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畢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  
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畢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  
此抵上示以畢墨迹畢乃引罪明日送畢付廷尉入獄  
然後知為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  
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  
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陳謝并陳天文占候誠上  
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畢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遙

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畢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獄為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慳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瘦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上有白團扇甚佳送畢令書出詩賦美句畢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灼灼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畢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畢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

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睜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  
當共論事無不據袂瞑目乃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眄  
自以為一世之雄而今據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  
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謂衛獄將曰惜  
哉埋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大將言是  
也及將詣市畢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  
邪綜曰賊帥當為先在道語笑初無慙耻至市問綜曰  
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既食又苦勸綜曰此異

疾篤何事強飯畢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  
不畢問綜曰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  
不別亦何所在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畢曰號泣何  
闕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  
畢妻先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  
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畢乾笑云罪至  
而已畢所生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  
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妻云罪

人阿家莫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畢乃悲泣流涕綜曰  
舅殊不及夏侯色畢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  
獨不出視畢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畢轉醉子藹  
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呼為別駕數十聲畢問曰  
汝瞋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  
耳畢常謂死為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常相  
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  
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畢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



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二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  
父單布衣晁及黨與並伏誅晁時年四十八謝綜弟緯  
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  
徙孝武即位乃還晁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  
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  
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  
唐黏溼甘松蘇合安息鬱金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  
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

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  
烈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  
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  
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畢獄中與諸生姪書以  
自序其畧曰吾少嬾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  
來轉為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胷懷常謂情志所  
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  
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

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  
易於丈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  
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聞  
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  
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  
例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  
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  
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當共

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

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  
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吾書雖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畢  
自序並實故存之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  
死時年二十畢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  
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  
拘帝詰問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  
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曾猶可

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  
選曹誠無以濯汙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鸞鳳之有  
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  
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  
已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也父猗祕書  
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為雜語遨遊閭里  
故以此失清途解褐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

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為佐郎同  
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元年上表  
稱故太傅鉅平侯羊祐勲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闕  
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  
封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  
竊饗大國因罪為利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  
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  
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橫禍乃進第秩加

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璿功德不殊亦  
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  
常侍江夏公衛瑱及潁川陳茂先各自陳先代勲不伏  
貶降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為妻弟謝晦薦達為  
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伯子沉重  
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蔭之美謂弘曰天  
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騎  
常侍又上表曰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



以為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後於焦黃帝後於祝帝堯  
後於薊帝舜後於陳夏后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為  
列國而薊祝焦無聞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  
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代事亦  
有徵晉泰始元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  
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  
年太常上言博士劉嘉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  
之數應降稱侯臣以為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

為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衆咸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補司徒左長史卒於東陽太守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為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

能為袒曰此將不傷道德耶荅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焉萬秋孝武初為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衣主書下獄免前廢帝末為御史中丞卒官徐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未嘗以產業為意妻中山劉謚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數十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後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為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隆安中尚

書令王珣舉為祠部郎李太后崩廣議服曰太皇太后  
名位既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理彌申陽秋之義母  
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  
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  
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  
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時從其議及會稽王  
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  
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義熙初宋武帝使撰車

服儀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  
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廣撰成晉史  
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雹為災廣獻言武帝多所勸  
免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  
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  
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  
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  
晉德眷戀故主因更獻欵永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廣

言墳墓在晉陵丹徒又生長京口息道玄忝宰此邑乞  
隨之官歸終桑梓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年過八十  
猶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四十二卷  
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答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  
有高平郝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  
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  
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  
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

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徐謩字萬同廣兄子也父邈晉太子前衛率謩宋永嘉初為尚書左丞山陰令精練法理為時所推元嘉初為始興太守表陳三事文帝嘉之賜絹二百匹穀一千斛徙廣州刺史未拜卒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玄孫也祖襲大司農經為江乘令因居縣境父遵尚書郎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

刺史滕恬為丁零翟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官不廢  
論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  
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  
心而遺迹迹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  
或因迹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終  
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鶯拳見善忠  
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  
美者不可勝言今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



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勝者則以無譏為證塞勝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大聖人立教猶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宗一故耳宋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以與毅舅甥制不相糺使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毅輒宥傳詔羅道盛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

陰令沈淑任父疾去職解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於義為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及為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撝撻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殺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解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

殺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帝少  
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  
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  
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恧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為  
格倭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為右長史鮮之曾祖晉江州  
長史哲墓在開封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遍  
視阿房未央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  
之具以賈誼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為晚矣然觀

始皇為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答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帝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肝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及踐阼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讓蒟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卿

乃居僚首今日答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  
不對鮮之為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亦甚憚焉  
而隱厚篤實瞻恤親故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  
所之尤為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  
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  
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以  
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景平中徐傅當權出為豫章  
太守時王弘為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

禮方於前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傳出以為郡抑  
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為相舉鮮之為尚  
書右僕射四年卒文集行於世子悛始安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  
員外郎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  
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  
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輜皆南北之望義熙初為吳興  
故彰令在縣有績入為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

有乖事實上表陳之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  
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由是  
普斷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中從  
事既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  
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為  
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時議立五廟樂松之  
以妃臧氏廟用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為國  
子博士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

下並兼散騎常侍班宣二十四條詔書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人便之後為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為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使續成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駟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駟子昭明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太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大  
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  
儷皮鄭云皮為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  
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  
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  
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  
宜準經誥凡諸僻繆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  
豹熊羆皮各二元徽中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

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湏一禮之命者  
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  
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齊永明二年使魏  
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  
始安內史郡人龔玄宜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湏  
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太守敬  
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  
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遷射聲

校尉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為王玄邈安北長史廬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子子野

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殷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

之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為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  
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  
容且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  
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為之枯有白兔白鳩馴  
擾其側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  
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為後進所慕遊其門者  
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為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  
之善久之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同僚

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  
無咎子野笑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  
黜久之終無恨意中書郎范鎮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  
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  
不為通後為諸賢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  
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  
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  
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

撰為宋畧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大守  
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  
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  
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為著  
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  
通直員外著作舍人如故敕又掌中書詔詰時西北遠  
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  
賓莫知所出于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

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長平侯蕭勸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衷於子野繼母曹氏亡居喪過禮服闋再遷員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

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  
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為書  
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為也  
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武  
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為文典而速不  
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  
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  
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子野在



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饑寒唯以教誨為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先是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務存儉約武帝悼惜為之流涕贈散騎常侍即日舉哀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及子野特以令望見嘉賜謚貞子子野

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並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及葬湘東王為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埋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子騫官至通直郎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宋武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

板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隰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  
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  
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効以犯蹕罪止罰  
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  
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  
刑況不傷乎徵罰可也宋臺建為尚書祠部郎與傅亮  
共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為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  
轉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問計於承天

曰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  
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  
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且當決戰走不  
晚也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  
歸罪見宥後兼尚書左丞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為劫制  
同籍期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劫大功親  
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為期親則子宜隨  
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則不在

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劫若其叔  
父尚存應制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劫之時叔  
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  
以叔母為期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乖大功不謫之制  
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期親之文不辯男女  
之異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承天為性剛愎不能屈  
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為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為  
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為

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  
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  
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  
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潁陽丁況等久  
喪而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  
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  
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  
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

制有何嚴切歟然相糾或由隣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  
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為不少若但謫此三  
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為況等三家  
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  
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年立國子學以  
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誨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  
之同為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羣  
臣捍禦之畧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

以實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文多不載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



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郵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  
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先戒  
曰善侯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二十四年承天遷  
廷尉未拜上欲以為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  
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  
并各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并前傳雜語所纂文及文  
集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歷改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

之曾孫遜

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疎

隔希復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記室初遜為南平王所知深被恩禮及聞遜卒命迎其柩而殯藏焉并餽其妻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憺字彥夷亦以才著聞宦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位至臺郎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名與遜埒官至王國侍郎後又有會稽孔翁

歸濟陽江避並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工為詩  
避博學有思理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論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  
播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不期  
俱不為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蔚宗藝用有過人  
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  
行鮮之時稱格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為貴寔光載德  
承天素訓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乎

南史卷三十三考證

范泰傳上每優容之○容監本訛遊今改从宋書

匹婦一至亦能有所感激○匹監本訛足今改正

范曄傳在生已可知來緣慳無識○慳監本訛慳今从

宋書改正

姊今不來勝人多也○姊監本訛妹今改从宋書及閣  
本

荀伯子傳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菑宋書作蕭

誤

鄭鮮之傳先是兗州刺史滕怙為丁零翟所沒○怙一

本作怙

使羣僚博議○博監本訛溥今改从宋書

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宗一故耳○宗宋書作守今各本  
俱同仍之

使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輒宥傳詔羅道盛○洹一本

作恒

裴松之傳義熙初為興故彰令○彰一本作鄣

裴子野傳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咎○請梁書

作諸

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梁書無

郎字

何承天傳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丁監本

訛下令據上文丁況等久喪而不葬改正

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遇一本作過

何遜傳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儒一本作懦

南史卷三十三 考證